今天：王爺叔叔來了

昨午商定，由我返港聘一位專家，或東岸人，或大中國人，或「港人」；與水田富年之董事會訓練學校教務長小松實，共同起草一個計劃書。水田說：「香港我的新宅，讓他二位住，以便商量。今晚，先介紹小松同大哥相見，他是由品川導演學院畢業，到早稻田習東西方戲劇的，還去過蘇俄考察見習，在倫敦巴黎作過快一年的『舞台設計』，青少年時，看過不止十次梅博士的戲。」

晚間在「天下第一」總店頂樓，我們擺全席，永田偕同一個年不過五十的高個子紳士來到，能說一口北京話，而且土腔很重。此人氣質英國味很重，我留意他的眼神，暗想——「他可能是中日合種？」小周小袁都見過他，而且富白卡叫他：「王爺御叔桑來了。」（阿潰桑——伯叔），這有點不倫不類。吃熱原鐵花彫，用日本清酒小磁瓶坐入滾水中燙熱——「這是他的習慣；我們的侍女，叫他普羅飛色！」雷白卡用廣東話告訴我：「那邊用大盤滾水，一次熱六小瓶，不停地上酒。」此公文化氣派甚高，令人納悶。我問她：「雷白卡，爲什麼叫佢王爺？」——「佢祖母係廣王之孫女啫。」肅王一直是「宗社黨」領，先住青島、大連，後住日本，川島芳子便是他的一房的孫女。

「我的看法是：日本的歌舞伎（大戲）、或『能樂』；中國的京劇、和越、川、湘、梆子……等等，巴黎的大歌舞團、倫敦的莎士比亞劇——我拜見過色·勞倫斯·真利華（花）」都是靠嚴格的法治原則辦教育培養的。我們故水田老板從一出羅生門得獎，可以連得五次國際大獎，我趕上的是我二十多歲時候，是他的末朝了。所以馬丹姆永田在此，我不客氣說——錢不是一切可以辦到的，如何貫徹嚴格的教育——受降時實塚的五大女紅星之一的乙羽信子的傳記，北京已譯成中文，而且是暢銷書了，一句話，要成功，須復古——復梅博士、市川猿之助（日本戲第一名優），甚至可以說實塚、松竹、富連城之古！」

「完全對，乾板！小松先生！」我向他敬酒乾杯，然後才上清湯排翅。永田夫人對他極恭敬，向他拜託：「我不過想堅持好的傳統方法，趕快搶救失傳的教授法罷了。」

今早遲起，九時過了，小周匆匆沐浴去上早班，小袁昨晚醉了，讓她睡至十點，才助她入浴——「我同小周姐準備入股辦

二八六：不如打鬼

胡雲曰：「阿黃，我何必帮住袁野，分明係讓賽。」

阿黃曰：「胡生，你可以畀定金先。」

阿黃忙曰：「不可，想搵邊個打病君？」

作實再畀未遲也。」

胡雲曰：「現時未定，或者喫仔。」

蘇絲曰：「黃師傅講得啱，作實再算。」

阿黃曰：「你又話搵個鬼頭？」

胡雲曰：「鬼亦得，放心，如果我搵鬼，叫病君損十磅。」

胡雲曰：「總而言之，我今次來係表示我誠意，而且帶兩位靚女拳迷，阿黃，無論點，你要搞掂。」

阿黃笑曰：「十磅冇問題，上次佢損杜德二十磅。」

阿黃曰：「放心，我會盡力。」

胡雲曰：「總之，我會錫住佢，這兩位小姐喜歡睇病君打拳，我要病君威水吓。」

黃師傅，何以你會教泰拳呢？」

阿黃笑曰：「我會教泰拳呢？」

阿黃曰：「我，後生之時打拳，年紀大退出拳壇，將積蓄搞拳館，呢，袁野代理人威賣有個徒弟，亦在我此處練拳者也！」

胡雲曰：「是否潘碧？」

阿黃曰：「然，幾硬淨者也，潘碧仍然讀緊書。」

師姐容曰：「又讀書又打拳？」

阿黃曰：「打拳可以搵銀，潘碧係新仔，但肯苦練。」

胡雲曰：「技術如何？」

師姐容曰：「不如打鬼喇！」

胡雲曰：「得，你想佢打鬼，我就搵一個鬼。」

阿黃曰：「暫定喇，胡生，一切暫定。」

二十：磨穿蓆又輸清光

黃美玉一覺醒來，精神特別暢旺，便爬起身來，也不管是什麼時候，草草洗盥一番，就下樓而去，進入賭場，搏殺一番。這時正是凌晨三時許，不少賭客都已經入睡，但亦有不少人磨穿蓆，在賭場留連。有些人根本就沒有住酒店，只購買了回程的船票，準備在賭場搏殺到將近夠鐘，這才乘搭的士趕赴碼頭，上船而去。

這時候的賭場，人不太多，亦不太少，正合黃美玉的心意。當她去到骰寶檔，女荷倌已經換了班，但她們之中有人還是認識這位女豪客的，給她找了一個座位，讓她坐了下來。就這樣，黃美玉又開始了她的第三場搏殺。

葡京賭場所以會日進千萬，繳納這麼多稅欵與葡萄牙澳門政府，還義務進行這麼多城市建設，而賭場的老板們仍然進賬多多，享受不盡，其原因就在於有不少類似黃美玉這樣的賭客，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進貢不斷。

開賭的人，怕的是你只買三五口，贏了錢就走。在澳門，是有不少這樣的人，依靠賭場維生的。他們規定自己，進賭場只能賭三口，贏的錢只限於三五百，足夠一天使用，就已經滿足。他的本錢也是很少的，贏了就走，輸了同樣會走，第二天再來過。

賭場最歡迎的是那些磨穿蓆，那怕給他們贏去了一大筆錢，但他們不會走，依然在賭場留連，直至把贏到的錢輸光，甚至把帶來的本錢也輸光，有些人更會急病亂投醫，向在賭場活動的高利貸者借錢搏殺，結果又全軍盡墨，雙手空空，這才垂頭喪氣地離開。

黃美玉就是這一類人，她半夜起床，進行搏殺，在兩三個小時之後，那三十多萬元，又已輸個清光。

三二二：偷偷服催情藥

朱廸不知亨利去搞什麼鬼，只好耐心等他，反正只是五分鐘的時間，並不算長久的。

「朱廸，阿拉又至還會傷害了你的身子，這又何必呢？」

「不怕的，不怕的，」他邊說邊毛手毛脚了，「瞧，很快我就恢復剛才的雄風，這，就是你所希望而又意想不到的！」

她在吃吃地笑，心想男人最愛吹牛，特別在這方面，總是不肯認輸的，以爲只有這樣才可表現英雄本色，甚至爲它賠上老命。

她當然不知道，對方已像像在浴室服了催情藥丸呢！

人紀綠……」他答。

「吹牛，」朱廸戴住，「根本不可能，而且，勉强去做，不僅沒有什麼情趣，甚至還會傷害了你的身子，這又何必呢？」

「朱廸，阿拉又上足能源了，隨時可以發動機器，跑它十萬八千里也沒問題。來吧，敢不敢接受我的新的挑戰？剛才你不是表示要和我挑戰的，難道現在怕了？要臨陣退縮了不成？」

「算了，你也該好好休息了，太放縱對身體不好的。」

「老子不怕，我有梅開三度的驍勇，特別在這方面，總是不肯認輸的，以爲只有這樣才可表現英雄本色，甚至爲它賠上老命。

她當然不知道，對方已像像在浴室服了催情藥丸呢！

他的話題，「根本不可能，而且，勉强去做，不僅沒有什麼情趣，甚至還會傷害了你的身子，這又何必呢？」

「不怕的，不怕的，」他邊說邊毛手毛脚了，「瞧，很快我就恢復剛才的雄風，這，就是你所希望而又意想不到的！」

然而，一按再按，內邊沒有人將門開啓。

反而對門的葉先生回來了，問發生什麼事，他聳聳肩，指指自己樓內，彼此明白，是夫妻鬧氣了，葉先生一笑入屋時，何兆明道：「請借電話一用。」

何兆明打電話回家，不是太太的女子聲音道：「何公館，你找誰？」

「何小姐，我正急病亂投醫，向在賭場活動的高利貸者借錢搏殺，結果又全軍盡墨，雙手空空，這才垂頭喪氣地離開。

黃美玉就是這一類人，她半夜起床，進行搏殺，在兩三個小時之後，那三十多萬元，又已輸個清光。

七年之癢（五）

「容！」何兆明站起來叫她時，好了一番話，然後再按鈴。

「哦，你想找太太？」

「不必了，你告訴她，有你在，既然她是個同性戀愛好者，我也不必回來了。」說完，何兆明收了錢。

「哦，你想找我太太，現在，不必太太一人，他比較放心了。他雖傭銷開了，開却打不開，很顯然，那是內邊下了鏈。

他按鈴後，附耳於門上窃聽，聽到了內邊有兩人談話聲，知道不瓶太太一人，他比較放心了。他雖傭

七：階下生涯

方正天臉色不變，哈哈笑道：「何須証明？爺爺早已知道，你如果不害怕的，何須這般緊張？」

耶律吹笳大怒，揮掌在方正天臉上摑了兩巴掌。方正天神態自若地道：「方爺爺早料到你不敢殺我，只敢替我搔癢！」

耶律吹笳猙獰地道：「既然如此，老夫便給你點厲害瞧瞧！」

余鎮南恐他殺死方正天，急道：「喂，你殺了他！如何向小郎主交代？」

耶律吹笳臉色變，冷笑道：「方正天，你害怕了麼？小郎主那裡老夫自有辦法應付！」

語音剛落，只聽帳外有人道：「好極了，耶律隊長，你可否先演習一次？」

蕭榮臉色大變，低聲道：「小郎主來了！」耶律吹笳臉色變，拉拉蕭榮的衣袖，走至帳門口高聲呼歡迎小郎主

小郎主耶律玉帶着四名隨從，提着宮燈走進帳內，看也不看耶律吹笳，望着方正天却道：「耶律隊長，你剛才說什麼話來着？」

耶律吹笳心頭悉怒，臉上却堆下笑容，道：「郎主何必認眞？那是卑職恫嚇他們的，卑職又怎敢冒犯小郎主？」

「別人不敢你敢！」耶律玉指着方正天問道：「他這張臉是他自己打腫的？我早已下令，在路上未得我許可，不准虐待他傷，你偏偏敢犯，哼，看來你是欺侮我年少，不將我放在眼中！」

耶律吹笳心中暗道：「臭丫頭狐假虎威，終有一日教你知道老夫的手段！」嘴上却道：「卑職打他兩記耳光，算不得是虐待，何況這斷一直不跟咱們合作！」

「若非我及時到達，你還要殺他哩！一刀殺死他當然不算是虐待！哼，你也太放肆了！耶律隊長，我罰你今晚餓他們吃飯，你服不服？」

耶律吹笳臉色鐵青，他好歹也是號人物，如此豈下得了台？當下抗聲道：「卑職不服！」（一七七）

一一八：意外胎

慧潔一把眼淚地說：「我是前天去醫生處檢查，醫生說有了兩個多月。」

寶山說：「你也是的，應該早就發覺，早點去檢查嘛！已告訴路高偉嗎？」

慧潔以雙手掩臉，嗚嗚咽咽地哭出聲來。

寶山說：「你這樣哭哭啼啼，想吵醒樓下的的爸爸媽媽？」

慧潔說：「前些時我懷疑，路高偉說沒什麼。這次找他，已脫離家庭，去了美國，再也不回來啦！」

（樓下睡房床上，做爸爸媽媽的驚訝互望，他小聲說：「阿潔的肚子……」她說：「他們搞什麼把戲？」）

寶山一臉的實傷：「那事情怎樣收科？去美國找他？」

慧潔彷徨地說：「我哪來許多錢？再說，他盜用公欵離家，不留下地址……是路珊珊告訴我的。」

「那你應該去登路家門，告訴他們你有了路家的骨肉。」

（老兩口一時火起三千丈，他們被上棉衣，射前似的奔上閣樓，衝進寶山的房間。）

像發生大家變似的，老兩口把寶山和慧潔按在床邊，實行大審判，大迫供。寶山只好把情況交代。

老兩口聽罷，氣急敗壞，他們既斥責女兒不生性，暴虛柔，好高騖遠，把肚子弄大。也埋怨寶山身爲表哥，却肯同意、包庇表妹幹這樣無光彩的事情。

寶山說：「姨丈姨媽，我不忍令你們失望！」

姨丈說：「現在阿潔搞出個大肚子來，我們做父母的就好過嗎？」

姨媽這一趟最火了，她一掌摑在女兒的臉上：「你呀！一天到晚發夢遠離垃圾窩，飛上枝頭做彩鳳！現在，你這不肖女惹來鴇胎啦！」

「我想打掉！但醫生說快三個月，危險！」

慧潔說，她垂頭喪氣。

寶山說：「罵也不是辦法，我看，姨丈和姨媽明天和表妹去路家走一遭吧！」

迷途

陳浩泉

一三八：在他身上融化

一會兒，我發覺馬田把我襯衣上所有的鈕扣都打開了。

「不！不要這樣！……」我把胸前的襯衣拉緊。

此刻，我的神志到底還是清醒的。

「別怕，十一鐘點之前，他們不會回來的。」馬田說。

他的手繼續在我的身上移動着。我胸圍的扣子給弄開了，裙子的拉鍊也給拉開了。馬田的手從我的背後移到胸前，然後又向腰部一直移向小腹。

「不。你看，這裡對着窗口！」我望着落地玻璃窗外的露台。

「好，咱們到房裡去。」强壯有力的馬田一把將我抱起，走進房裡去。

把我放在床上後，他立即把自己的衣服脫得淨光，接着，也脫掉我的衣服。赤裸的他，一副健碩的體格，他雄赳赳地站在我面前，我內心的衝動更像潮水般地湧冒上來了。

我感到體腔內熱熨熨的，心跳加劇，視綫時而清晰，時而模糊，腦海中有一種飄盪盪的感覺，彷彿自己就快要騰空而起似的。

斯豪的面影又在馬田的臉上重疊，幻變着——他是馬田，還是斯豪呢？他是馬田。不，他是斯豪。對，他就是斯豪！……

斯豪在向我微笑着。他上了床，摟倒在我身上，把我緊抱着。他在我臉上、頸上、身上狂吻，舐擦，輕咬，一雙手在我的身上快速而輕柔地滑動。

我再抵受不了他的挑逗，我也緊抱着他。他健碩的胸脯在我的胸前摩擦着，然後，他的雙唇從我的臉上一直往下移。……

我像一顆鬆軟的糖，在他的身上融化了。

失落的浪漫

明司·格·文

我對菲律賓印象很好

兩天後，謝芬妮較早到時裝店裡，馬太還未來，高小姐迎前對她說道：

「我要到酒店裡去工作了。謝小姐！」

「馬太告訴過我。」謝芬妮微笑着說：「我十分贊成，在酒店中担任公關沒有此地累，別人有這機會又能勝任，也不肯放棄。你走後我們仍是好朋友。」

「謝謝你把我當作朋友。」

「我也把另外三位當作朋友的。」謝芬妮把聲音提高。

電話鈴響，高小姐去接了要謝芬妮聽，她去聽是周正明打來的。

「打到你家中，你出去了。今天早返工？」

「一早來找我何事？」

「明天我又要到台灣去，絕對祇過兩夜回來了。我們今夜……」

「你由台灣回來後就打電話給我吧！」

「今夜我有應酬。」

「那末，你等我回來那天的電話吧！」

「好好好！拜拜！」

明天，謝芬妮接到周正明在機場中打來的電話，談了十分鐘分別。

此夕，謝芬妮應酬罷回去，菲傭對她說：

「忘記告訴你，昨天早晨周先生來電話找你，你剛走，他說又要去台灣了。」

「台灣近呢！」謝芬妮說：「比菲律賓似乎遠得不多。」

「香港人去過菲律賓的多，小姐，周先生一定都去過。」

「我對菲律賓印象很好，百勝灘那種風景，在中國似乎找不到。」

「小姐：我眞希望到北京去。」

「你是有機會的。」

「我們不大有這機會，我們這一行所賺的錢要應付菲律賓方面。香港的廣東女傭有錢的多，自己有樓，甚至她們的兒子也到美國去留學了，我們菲律賓女傭怎麼能夠與她們比呢！」

「在家庭女工中，你們是文化水平最高的。」

「我們菲律賓人太窮了。」

史丹拉說罷搖頭，謝芬妮返勇。

兩天後下午，謝芬妮接到一個電話失聲叫了出來道：

「你眞的回來了。」（一三七）

白鷺牌
Egret BRAND

白鷺牌米粉干
"Egret" Brand Dried Vermicelli

"白鷺"牌米粉干

白鷺牌米粉干是福建省的傳統出口商品之一，出口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在國際市場上，特別在港澳、星馬和東南亞地區具有較高的聲譽。

白鷺牌米粉干係選用優質白米爲原料，以現代科學技術精製而成，其色潔白，富有彈性，鬆韌適度，炒煲皆宜。

白鷺牌米粉干分水粉和炊粉兩類，有粗條、中粗和細條三種。桐口米粉干、龍岩米粉干屬水粉類，係粗條型粉干，其它各種米粉干都是炊粉。厦門一級米粉、厦門二級米粉、厦門炊米粉、興化排米粉、雙塔排米粉、興化餅米粉係中粗條型米粉，興化細米粉係細條型米粉干。

白鷺牌米粉干規格頗多，可以滿足各種用戶的需要。龍岩米粉、桐口米粉、厦門一級米粉、厦門二級米粉、厦門炊米粉、雙塔排米粉有500克、300克，興化粗米粉有500克、300克、250克，興化細米粉有300克、284克等多種規格。

白鷺牌米粉干由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暨厦門、泉州、漳州支公司經營。

"Egret" Brand Dried Vermicelli

"Egret" Brand Dried Vermicelli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export products of Fukien Province with a history of decades. It has gained high reput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specially Hong Kong, Macau, Singapore and South East Asia.

"Egret" Brand Dried Vermicelli is made from high quality white flour, processed by modern technology. It's white in colour & elastic, suitable for both cooking & frying.

There are two kinds of "Egret" Brand Dried Vermicelli: for boiling & frying. It also comes in thick noodles, medium thick noodles, and thin noodles. "Tung-Hou" Dried Vermicelli, "Lung-Yen" Dried Vermicelli are both boiling vermicelli of thick noodles, whilst the other dried vermicelli are of frying ones. "Ha-Men" High Quality Vermicelli, "Ha-Men" Secondary Vermicelli, "Ha-Men" Cooking Vermicelli, "Double Pagoda" Vermicelli comes in 500 grams, 300 grams; "Hing-Fa" Thick Vermicelli comes in 500 grams, 300 grams, 250 grams whilst "Hing-Fa" Thin Vermicelli comes in 300 grams, 284 grams and others to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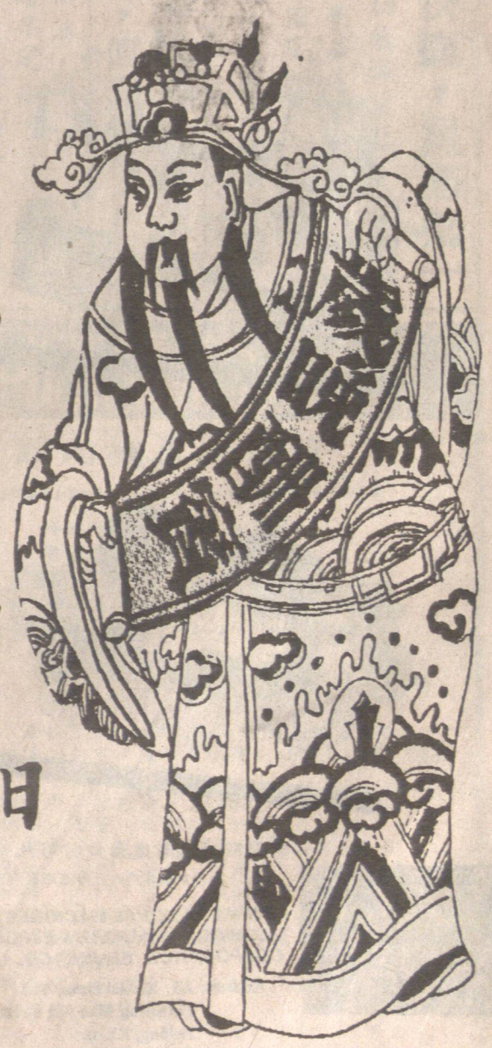
"Egret" Brand Dried Vermicelli is managed by China National Cereals Oils & Foodstuff I/E Corp., Fukien branch as well as Ha-Men, Chuanchow & Changchow branches.

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地址：福州市五四路外貿中心10—11層
電話：533784　電傳：92103 FOODS CN
電掛：5028　圖文傳眞：Fax：537339

China National Cereals, Oils & Foodstuffs Imp. & Exp. Corp., Fujian Branch
Address: 10 – 11/Fl., Foreign Trade Centre
Wusi Avenue, Fuzhou, China.
Tel: 533784 .Telex: 92103 FOODS CN
Cable: "FOODCO-FUZHOU"　Fax: 537339

元豐公司
YUEN FONG CO., LTD
Chinese New Year Sale
February 6-15

大減價



九折至七折
由2月6日至15日
唐人街總店